

郭世毅 訪問原文精華抄本

(以下為訪問原文，內容未經考證；部份內容的考證可參考研究員整理後的文稿。)

郭：好像是在一九五六之前，那之前的我便不太清楚。香港根本甚麼舞蹈都沒有的。那有的只是壓子、貝楓邦那些很老很老的舞，根本無人知道甚麼是舞蹈。那麼（舞蹈）是怎樣發源的呢？那時很多年青人在社團裡吃午飯，那時吃飯普通去餐廳，一個社團在那裡辦飯堂，大家便聚在那兒用膳。星期日通常會組織去旅行，去哪裡旅行呢？香港的話便去賽西湖，現在的賽西湖很大，以前沒有賽西湖，是是一片空地，九龍區的話去哪裡呢？去蝴蝶谷。現在去哪裡我都不知道了，那時叫蝴蝶谷。

郭：對。去那兒旅行，背著鑊，弄好炭，飲水、用膳就在那些地方。到那裡有甚麼可作呢？大家齊齊跳舞。那時跳甚麼舞？沒甚麼舞可跳，手拉手跳青年舞和交宴舞。到現在還記得那些音樂，(re re so, mi mi so, re re so, mi do do) 那類舞蹈。很多青年人走來一起玩。起初是一邊唱一邊跳的，人太多聽得不清楚使用口琴來吹。口琴聲量都不夠，使用手風琴來伴奏。召集了很多人，就這樣開始跳那些舞，那些舞是從何而來的呢？主要都是國內傳來的。香港都沒有。國內的青年舞就這樣傳出來，很簡單的舞，大家就在這些地方圍著手一齊跳。

郭：之後這群青年人組織了一些舞蹈組，大家來學跳舞，就是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組織的會，那時香港有兩個會，一個是革新會，由貝納祺創立的，另一個華人革新會由陳丕士大律師管理。會內建立了很健全的組織，有康樂組、戲劇組等等，舞蹈組為最受歡迎。那時慶祝國慶是很熱鬧的，不像現在的平靜。那時慶祝十一國慶是在西環廣州酒店內的廣州酒家，包了三層來慶祝國慶，在那裡搭了三個舞台，開國慶聚餐之外還有其他活動，包括民謠活動，唱歌、跳舞那些。很受歡迎，三層樓都坐滿了人。英國總管便很不悅，要求清拆，幸好會長是大律師，他抵抗英國總管，所以會內仍能組織這類活動。因為辦得很蓬勃，華革會的組織是很強的，組織內分了十區，香港政府當時還未有社區制，而華革會則分了十區，辦理群眾的工作，英國政府便很忌諱，打壓是在所不免的，又經常難為他們。有很多人做過的事都被翻出來，即是在外國洋行裡的工作，都被停止了。它所影響的群眾很大，號召了一大批的人群，人數多得難以置信。因為當時香港甚麼都沒有，跳舞很新鮮，甚麼種類的舞蹈都未出現過，總之會出來跳舞便很新鮮。

郭：一位中國人是黃慈懷，她在內地學舞後來香港的，然後一直這樣辦，多數中國舞。她學了甚麼便教甚麼，學了甚麼便教甚麼。那時的資料來源... 因為吳世勳在長城公司工作，所以他有第一手的中國舞資料，有時他也會來幫忙，而我則在芭蕾舞學校內工作，我有第一手的芭蕾舞資料，那時辦得很蓬勃很蓬勃，英國政府卻很害怕。所以見到第一份節目表內的演出，你不會見到有一個人名。

郭：經費全部是自給自足，沒有來源。學校的演出是義務來演出的，華革會演出又是義演，除了付場租外，並沒有其他費用，從來沒有得到任何費用。

郭：賣票的，很快便賣光。都有約千人，璇宮戲院全都滿座，樓上及樓下都滿座。

郭：之後華革會引入了一個中國民間藝術團來港，第一次有團體來港，好像叫作「中國民間藝術團」。那時都是在璇宮戲院演出，不知是演出三天還是七天，（觀眾）排隊排得很長，排到街外，全都滿座，買到票已是很厲害。

郭：一九六六年，香港不是有有動亂嗎？又放炸彈又甚麼的，英國政府才覺醒為何有這麼多青年人聯合幹這些事，他們便將辦跳舞、華革會，列為一項主要偵查的對象，為何你可以維持這麼多青年人、這麼多群眾聚在一起？

郭：那時香港大動亂之後，英國才覺醒，港督被換了，一來到香港的第一件事，便安排教育司署的一個負責人，你可能都認識，叫做Betty Mair，你可能都認識，梅美雅，成立康體處。康體處那時是怎樣的呢？四個人開始成立康體處，在九龍山那邊成立的。四個人，政府指定，一個人負責人，三個人輔助他，四個人成立康體處。那時香港沒有康體處的。那四個人便努力辦理康體處，然後便舉辦了校際舞蹈節比賽，這個都是六七之後的事。他們不懂如何舉辦校際舞蹈節比賽，英國政府甚麼也不懂，有四、五十張西方民族舞的唱片，一套的，拿來給教師去教，教師怎麼會認識呢？那時的教師不會跳舞，拿著那些唱碟到師範學校教老師跳民族舞，學校便發展民族舞，所以香港很多的體育老師都是我的學生，都是學跳這些民族舞。

郭：一開始學芭蕾舞，一九六零年左右吧，不用付款的，因為我在芭蕾舞學校內工作，所以組織考試甚麼的，英國來的，都要經過我這裡，所以我有第一手資料。所以帶了吳世勳進去，又帶了劉兆銘進去，香港就這幾位男生學跳舞了。

郭：香港第一間芭蕾舞學校就是我和王仁曼開始創立的，那時我記得租了禮頓道20號，有一個住宅，將它打開作課室用。那時租金是多少呢？是月租五百元。那時學生芭蕾舞學費多少呢？我最記得，廿五元一個月。我算來算去，收二十個學生才足夠支付租金，怎麼辦呢？那時候（我）很怕的……

郭：一九六八年去了麗的電視。有一個舞蹈組，梁秀華，是國內的老師，在那邊教四至五個舞蹈員，那些是邵氏公司的舞蹈藝員，只會跳中國舞。當時我加入的時候，我帶了四位學生一同進去，一個是黎海寧，還有一個張芬，張芬已遷到英國，好像已經再沒有跳舞。還有一位是何保怡，還有一個男生黃中秋，我帶了四位學生去麗的電視。我是負責整個舞蹈組嗎，那時在麗的電視，一星期有三晚是綜合性節目，要演出舞蹈的，所以每星期要有三至四隻舞作演出，要不同的，捱了五年，最後我說我受不了，太辛苦，我以全職在那邊工作了五年，一九六八年加入，工作至一九七三年，我說我不幹了，我要做回以前的工作，受不了，真的很辛苦。

郭：因為製作費很高昂，製作一支三至五分鐘的舞蹈的費用是很高的。所以便有句說話就是no commercial value 沒有商業價值，都結束這個不要再辦吧。領導階層是這樣看的。

郭：有一個爭論是要將舞蹈變成伴舞，歌手在前面唱歌，舞蹈員則伴舞，我怎也不答應，舞蹈的目的不是這樣，爭吵很激烈，我的舞蹈員經過這麼艱辛的訓練，只在歌手後面伴舞，實在不值。

郭：一九七零年，日本有一個國際舞蹈博覽會。但需要帶些表演節目參加，香港有甚麼呢？那時未有演藝學院，亦沒有香港芭蕾舞團，Betty Mair 便來找我。去參加日本博覽會Expo，要帶一個舞蹈演出參加，誰可負責？沒有一間學校有這個能力可主領這件事，最後是由我擔當。我當時還在電視台工作，我說如果你想找個團去參加博覽會，這是沒可能的，哪有一個團？不如在校際舞蹈節內挑戰四或五個男生，七或八個女生，跳得較好的，每間學校都有，九龍工業、格致書院、銀禧中學，很多學校，每間學校選數位男生和女生，於暑假期間，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，集中培訓，這幾個學生必需要來。那時，教育司署向學校拖壓，學校向學生施壓，學生便要來，一個暑假替他排好一個演出……